



跃然纸上

贺志伟

案头那几张稿纸静静地等着我
用心把每一行都写满文字
我按下节能灯
用梳子打理脑海里纠缠在一起的枝丫
每当我拿起笔 我看到的是
她和我的大脑一样 一片空白

她摆脱我的信马由缰
和我对她的不尊重
揉成一团跳进废纸篓

灵感是带着闪电的精灵
张牙舞爪 喜怒无常 转瞬即逝
她怀满敌意地给我当头一棒

她不厌其烦 试图驾驭我

她就是文章的魂 真善美的化身
我必须克制 将那团无字的纸从废纸篓中捡出来
慢慢将皱褶抚平 此时我已变得足够清醒
诗歌要比短篇小说来得更疯狂 更傲慢
语音输入普通话不够标准 错别字横行霸道

直到她看见
整齐划一的文字出现在电脑的屏幕上
我才知道 她是我梦中身着霓裳的素衣女子
望着她眉目间几分幽怨 几分欣喜
我知道 她在雨夜 月圆蝉鸣时
多次走进我的梦乡

为写诗词强说愁 人单影只
又有谁知 滴答的小雨
方是这秋天解酒的一杯清茶

作者单位 员工学校

姥姥家的小院

孔祥辉

自从姥姥去世后,我便许久没有再回村子里。姥姥家的院子由于无人居住,也已经荒废很长时间了。

今年开春,母亲提了一句,院子荒着也是荒着,要不种点菜吧。父亲正好退休,平时侍弄侍弄院子,又能锻炼身体,又能吃点新鲜的蔬菜,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说干就干,趁着休息天我载着父亲回到了村里。打开院门,一股颓败的气息扑面而来。偌大的院子里杂草丛生,没过了膝盖。窗户正中的两块玻璃被打碎了,留下两个黑黑的窗洞,像两只眼睛一样幽幽地看着自己,让人不禁有些脊背发凉。从前平整的水泥地如今到处都是裂缝,从裂缝里面倔强地长出的狗尾巴草,示威一般在微风中摇曳,窗台上一只野猫懒洋洋地趴在那里,见我们进来,一溜烟便不见了踪影。

看着这荒凉的小院,不禁回想起小时候每逢暑假在姥姥家度过的快乐时光。那时的院门口有一棵高大的桑树,粗壮的枝干能一直延伸到院子外面。但凡我们嘴馋了,姥姥就会拿一根带着铁钩的长杆,钩下桑葚给我们这群小馋虫分着吃,那时的桑葚刚刚发红就会成为我们的腹中之物。后来,有一年姥姥家里买了车,桑树太粗挡住了进院子的路,便被砍掉了,自那以后我们再也吃不到好吃的桑葚了。

桑树旁边还搭着葡萄架,每逢盛夏,葡萄树便遮天蔽日般把火辣辣的阳光挡得严严实实的,成熟的葡萄就像紫水晶一样一串串挂上面,让我们这些淘气包垂涎欲滴。葡萄架如今还在,只是常年无人打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生气,葡萄树如爬山虎一般懒洋洋地趴在简易的井字架上。

记得有一年,在院子的拐角搭了个兔子窝,养

了十几只兔子,我们几个小鬼怕兔子饿着,总是趁姥姥出门的时候偷偷摘了院子里的菜,一片一片喂给它们吃,把兔子吃得圆滚滚的,还撑死了几只,菜地也被我们搞得一片狼藉。老太太串门回来一看,抄起笤帚就要打,看到我们的小脸蛋上泪珠不停往下滚,又放下了笤帚叹道:“你们这群小崽子,一会儿也不给我省心。”

回想起昔日的场景,嘴角不禁泛起一丝笑容。如今,我们都已经成家立业,过了而立之年,逢年过节才会聚到一起,聊一聊近况,诉一诉衷肠。看着尽情玩耍的孩子们,追溯着往日快乐时光。

时值盛夏,雨水丰沛,草木葳蕤,各种蔬菜也到了收获的季节。这段时间,我几乎天天要来这小院转一转,今天顺两根黄瓜,明天摘两把豆角,有种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怡然自得。不过今天显然没有交好运,本想着给饱受病痛折磨的西红柿女士治治病,农药刚打到一半,一场骤雨如倾盆一般将我浇成了落汤鸡。我只能悻悻地躲回屋檐下,祈祷着我的农药没有白打。

八月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刚下完太阳便迫不及待跳出来展现它如火的热情。满院子的蔬菜经过雨水的洗礼,在阳光的照射下更加晶莹剔透,令人垂涎欲滴。艳红的番茄,翠绿的黄瓜,紫色的茄子,还有那一串串长势喜人的豆角……整个小院在它们的点缀下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每每下班来到姥姥家的小院,总能感受到一份回归自然的放松和舒适。或是拿着锄头除草,或是对着水流发呆,亦或是和家人一起分享满载而归的喜悦,此时的我大概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吧!

作者单位 高阳煤矿

父亲的肩头

闫壮博

秋日周末的傍晚,抱着不满一岁的孩子,漫步在公园曲折的小路上。微风吹过,带来泥土和花草的淡淡清香,带走了生活的嘈杂,带走了内心的焦虑。孩子在我怀里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地转着脑袋,好奇地瞅着周围的一切。当夕阳的余晖透过树叶的层层遮挡,温柔地照在我们皮肤上,我看到孩子额头上、脸颊上还有睫毛上都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黄色。顿时,一种来自当下的,充满爱意的,相互滋养的幸福油然而生。

走着走着,孩子的身体渐渐瘫软下来,脑袋也停止了扭动,靠在了我的肩膀上,脖子上感受到一股气息在均匀、稳定地吐纳。听说婴儿在视觉系统发育完成之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气味来识人的。我微微低头,闻到一股由乳味、爽身粉味和婴儿特有体味混合而成的独特味道,虽然不是什么香味,但闻着特别舒服,

或许这就是那种不可言说的一家人的味道吧。不知孩子在我肩头闻到的是一种怎样的味道。

这让我联想到,自己小的时候,也曾趴在父亲肩头,跟着大人的脚步观世界。在那个除了吃喝拉撒没有任何压力的短暂的人生时光里,无需考虑人生前程,不用担心生活琐碎。身外的滚滚红尘、花花世界,也不过是能在心里留下一点模糊影像的过眼云烟罢了。

心理学上说,人最初的安全感来自稳定的父母,稳定的亲子关系。对婴儿来说,父亲厚实宽大的肩膀就是这个世界最稳定的存在。在父亲肩头,可以“指点江山”,可以“肆无忌惮”,亦可以安心入睡。要问父亲肩头是什么味道,我想,那应该是一种自在的味道、一种安全的味道,更是一种幸福的味道。

作者单位 正新公司

我走着

郭秉立

我只是走着
风雨兼程
偶尔
赏一赏身边的风景
听鸟鸣山涧
观水流潺潺
美好的事物
总会令我心旷神怡

我只顾走着

霜雪寒潮
只是
人生路上
不相宜的佐料
我已习惯
用坚韧面对

我只是走着
走在心喜欢的方向
作者单位 中盛煤业

